

第六回 俏丫環偷看佳公子 松寶珠初識張山人

話說寶珠出廳坐下，有人將柏忠帶來，跪在階前。寶珠道：「柏忠，你這狗仗人勢的奴才，可知罪嗎？」柏忠叩頭道：「求大人開恩，願大人朱衣萬代。」寶珠道：「本當重重辦你，看你主子面上，姑饒一次，以後再犯在我手裡，那就真要你腦袋了！」柏忠道：「大人恩典，小人再不敢無禮了。」寶珠叫取大棍，重打四十。各役一齊動手，將柏忠拖翻，一五一十隻管數。

柏忠跪在地下，哭一回，說一回，又求一回，可憐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寶珠吩咐礮出去，眾人帶拖帶扯的，趕出大門。寶珠退堂，到內書房坐下，寫了一張諭帖，仰兵馬司將翠紅姊妹逐出境外，房屋封鎖入官。兵馬司接到都老爺的諭帖，自然雷厲風行，下了一支火簽，差了一名吏目，帶上十名番役，到南小街打進去，不分皂白，一個個都逐出門外，將前後門上了封皮。可憐翠紅一家，箱籠物件，一件沒有出來，不敢存留，空身人出京去了。

吏目到松府復令，適值寶珠在姐姐房中間談，僕婦進來說：「門上回說，兵馬司吏目在外邊回說，翠紅家房屋，已經封鎖，人都逐出境外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去對門上講，說我知道了，叫他回衙理事罷。」寶林道：「什麼案件？」寶珠不敢說出真話，支吾道：「是個娼家，有人告發的。」寶林笑道：「娼家媚人，猶之乎和尚騙人。京城甚大，此輩甚多，諒也禁止不住，可以含糊了事的，也不必過於頂真。」寶珠答應。

不題姊妹談心，再講柏忠一步一跌的爬了回去，進相府，到書房見了公子，哭道：「門下吃苦了，求公子要替我出氣呢！」劉公子道：「打得好，打得有趣，我少爺叫打的。昨日一天的好事，被你這奴才鬧掉了。今日打了多少？」柏忠道：「不瞞少爺說，昨晚一見面，就是二十個透酥的薄脆，夜間竟把門下陷於縲絏之中，今日午堂四十大棍，在門下澈臀上整整打了好一會呢。」

劉公子道：「他說些麼來？」柏忠道：「他口口聲聲叫門下奴才，借你的尊臀，打你主人的薄面。又對我拱拱手，說得罪得罪，借重大力，改日還要陪禮。我說敝上心領了，門下代為致意罷。奈他一定不行，說不是打的你，打的你家主人。少爺不知，可煞作怪，打在身上，果然一些不疼，不知少爺臉上疼不疼？」

劉公子聽罷，一口臭痰吐了柏忠一臉道：「放你媽的狗臭屁！你謊都撒脫節了。小松兒是看我的金面，不曾重辦你，真同我少爺有情。不然，你還有命嗎？他打你，是怪你昨日鬧了我們的好事。你當什麼，你再敢挑唆，我拿帖送你到小松兒那裡，敲斷你的狗腿。」又回頭道：「書房裡人在那裡呢？替我把老忠礮出去，我看見這副苦鬼臉，我怕他呢。」柏忠原想主人出氣，誰知倒挨一場臭罵，只得跛了出去。

劉公子吩咐套車，到松府傳進帖去，說是面謝大人的，門上一會出來說：「少爺到都察院去了，改日到府謝步罷。」劉公子少興，就到南小街翠紅家。到了門首一看，兵馬司封皮橫在上面，再問問左右鄰舍，都說兵馬司奉松都老爺的諭帖，逐出境了。劉公子大為詫異，只得回去。心裡癡想道：「是了，他見我同翠紅好，大約是吃醋呢。」回到書房悶坐，倒弄得糊思亂想，廢寢忘餐。次日又去，寶珠仍然不見。一連數次，不是說有恙，就是說有事。又請過幾次酒，也是辭謝。劉公子無法可想，妄想道：「難道有氣，連我都怪了？」想到悶處，就叫柏忠來大罵一頓。

再說寶珠自在翠紅家生些悶氣，又著了些驚恐，身子不爽快，告了十天假，在房中靜養，足不出戶。許文卿到來要見，寶珠因是至交，不妨相會，請到內賬房坐下，自己慢慢改裝出來。文卿見寶珠懨懨嬌態，弱不勝衣，笑道：「年兄玉體違和，還不怎樣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受了風了，也無甚大事。」文卿笑道：「秀卿太為薄情，月卿待你甚好，你為何倚勢欺人？我們要不依你呢？」

寶珠笑道：「你們不依麼？我就一同辦，就說你們窩娼，要你們頂戴。」文卿笑道：「果然利害。打柏忠手段，誰不知道？相府的人，尚且如此，我們沒有勢力的，還敢強麼？怪不得行人相怪避撞馬御史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既知道害怕，就小心些，不可犯法。」文卿笑道：「老劉只管犯法，也不害怕，也沒個人敢辦他。足見惡人有人怕，我們善人就有人欺了。」

寶珠臉一紅道：「你別忙，看罷了。」文卿道：「前天老劉想是發瘋病呢，將你竟當做女郎取笑，那些言談光景，令人真下不來，我同墨卿頗為動氣。那個柏忠更不是個東西，只知道奉承主人，全不顧一些體面，打得很好，不但你可以出氣，連我們心裡也覺爽快。最有見識是打了就放，真有許多的便處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連老劉上一本，紫雲勸我說不必。次日一早，老劉有書信求情，所以含糊了事，沒有深究。」文卿笑道：「原來還是尊寵意思的。如夫人不但有貌，而且有才，真是才貌雙全的了。你在氣頭上，誰敢勸你？是如夫人一言，解勉不可。足見枕邊言語，是最動聽的。」

寶珠尚未回答，只見進來一個美麗女，若有十三、四歲。一身俊俏，媚態動人，手裡拿著一件竹青洋緞長袖馬褂，笑嬉嬉道：「紫姐姐恐怕少爺涼，請少爺換件衣裳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涼，你拿進去罷。」文卿呵呵大笑道：「你進去請紫姐姐放心，房裡沒有風，別這樣操心太過。你去對他講，不要忘了。」綠雲笑著點點頭。文卿笑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綠雲道：「婢子叫綠雲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少爺待你好不好？」

綠雲臉一紅，低頭就進去了。文卿道：「秀卿真有香福，房中竟有兩個美人，怪不得你不想夫人呢。但不知比老劉家那個玉簪如何。」寶珠忍不住好笑。文卿道：「他明日討來贈你呢，究竟同你二位如夫人較個高低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也被你欺落夠了，你今日來有何話說，難道來盡說混張話的？」文卿笑道：「話也有一句，卻不要緊。二十六，墨卿小生日，你去不去？」寶珠道：「二十六我也要消假了，是要去的。」

再說綠雲進去將文卿的言語向紫雲說了一遍，紫雲暗想，小姐常說許少爺好，今日在此，我去瞧瞧，究竟面貌如何。遂走到屏風後，望了一會，心裡贊道：「果然好風流年少，一團英氣逼人，比李少爺還要好些。」就細細的賞鑒，聽他閒談。文卿瞥見屏後有個金裝玉裹的美人在內窺視，不知是誰，恐怕是他姐姐，不敢多說話。忽聽內裡叫道：「紫姑娘，大小姐叫你呢。」只見一個花蝴蝶一閃，又聽得履聲細碎，一路進去了。

文卿雖未曾看明白，見他回頭一笑，百媚俱生，一團俊俏風流，幾與秀卿相掙，想道：怎麼標緻人都出在他家？他那姐姐久已聞名，美貌極了，李墨卿可謂有福。想我至今尚無配偶，就如紫雲這種人物，也就罷了，那個綠雲也還可憐，過一、二年，同秀卿討來做小。我們如此深交，諒不好回我，但不知秀卿可歡喜他？同秀卿一房相處，自然占去頭籌。不語不三的話思閒話。寶珠道：「他看

見紫雲，暗暗好笑，文卿人物是好極了，但過於好色些，也不說破他。二人又談了一會，文卿辭去。

再說二十五，李府著家人僕婦到來請姑太太，大小姐，以及三位少爺。松府年例，皆有禮物，不過衣料玩器等件。次日，夫人起身得早，十二點鐘，已裝束齊備。寶珠一早起來道：「今日應酬甚多，莊御史放浙江巡撫，是要送的；劉通政五十壽；吳子梅生兒子，總是要去的。」紫雲送上蓮子一杯，寶珠吃了一半，遞與紫雲吃了。綠雲將補褂取出，寶珠套上靴子，紮縛停當，穿了襯衣，加上線皺開氣袍，束了玉帶，穿了元青緞外褂。

紫雲道：「這個獬豸補服，口裡噴火通紅的，配這掛蜜蠟珠子還好。但是珊瑚紀念配了色了，換掛翡翠的罷。」寶珠道：「也是，紅紀念不如茄楠的翡翠紀念好。」紫雲道：「太素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不妨，有金補服襯起來，怕什麼？」紫雲在書架內取出來，替他換上。因為南城獲盜，寶珠新換一枝花翎，此時戴起來，就如旁插一朵鮮花，天然俊俏。綠雲先出去傳伺候。

紫雲拿了漱盆、面盆、衣包、水煙袋等件，交與內跟班。寶珠出來上車，家人上馬，各處應酬已畢，到李府已交一點多鐘。卻好夫人在堂後下轎，寶珠上來扶著母親，到二廳內裡，李夫人以及姨娘、小姐，一齊迎將出來。到了內堂，大家見禮道喜。眾女眷花團錦簇，翠繞珠圍。李墨卿進來叩見姑母，又與寶珠平拜了，就請寶珠外邊坐。

到了花廳，只見親友甚眾，寶珠也有認識的，也有不曾謀面的，兩個兄弟也在座。墨卿道：「文卿在大書房裡，你那邊坐罷。」寶珠隨著墨卿，彎彎曲曲，到大書房來，各人起身讓坐。寶珠一看，總是一班同年交好。依仁也隨進來。墨卿指著首座一個老者道：「此位是張先生。」原來這老翁，就是張山人。他本是一個老名士，今年九十六歲，精神頗佳，天文地理，三教九流，以及詩詞歌賦，書畫琴棋，無不精通。朝中大臣，個個同他來往，是個熱鬧場中最有趣的人。

寶珠見張山人童顏鶴髮，如藹如春，不象個近百歲的人，暗想果然名不虛傳，真是個有道之士。忙致敬道：「老先生名士班頭，騷壇牛耳，在晚間名向慕，覲面無從，今企末塵，曷勝欣幸！」張山人笑道：「世兄蘭台清品，閨苑奇葩，今幸相逢，不勝起敬。今日裙屐風流，英才會合，而寒臯野鶴，亦可翔翱其中乎？」

張山人口中說著，將寶珠細看一番，暗想此人秀麗非常，定然早年發達。但他是個風憲官，怎麼一點雄風英氣沒有，純是一團嬌柔之態？看他體度，觀他氣色，好象是個女兒。寶珠見張山人不轉睛看他，心裡倒有些疑懼，臉色通紅，轉回頭同旁人講話去了。張山人再看他舉動，細聽他聲音，心中俱已猜透，暗贊道：「不意小小女郎，竟是出人頭地，乾出這種大事業來，松仲康竟不亞於蔡中郎矣！」老翁心裡頗為羨慕。

又想他偏又生出這等一副美麗姿容，非有仙骨，不能如此等事。我雖看破，也不可明言，若說出來，即有天大的禍事了！況我是他祖輩，還是替他包容。此時席已排齊，主人請客入座。不知席間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